

A CALCULUS OF ANGEL

炼金术与科学交界、巫术和神迹齐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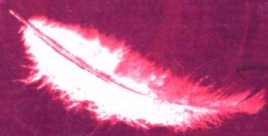
融合虚幻与真实、历史和神话的奇幻巨作

天使微积分

新神话的创建者，奇幻界的耀眼新星

[美] 格雷戈里·凯斯 著

周敏 译



上海三联书店

I712.4/349

2007

天使微积分

[美] 格雷戈里·凯斯 著

周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微积分/(美)凯斯著;周敏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9

ISBN 978-7-5426-2632-5

I. 天… II. ①凯…②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4512 号

A CALCULUS OF ANGELS © 1998 by J. Gregory Keye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天使微积分

著 者 / [美]格雷戈里·凯斯

译 者 / 周 敏

责任编辑 / 戴 俊

特邀编辑 / 蔺 瑶

装帧设计 / Perry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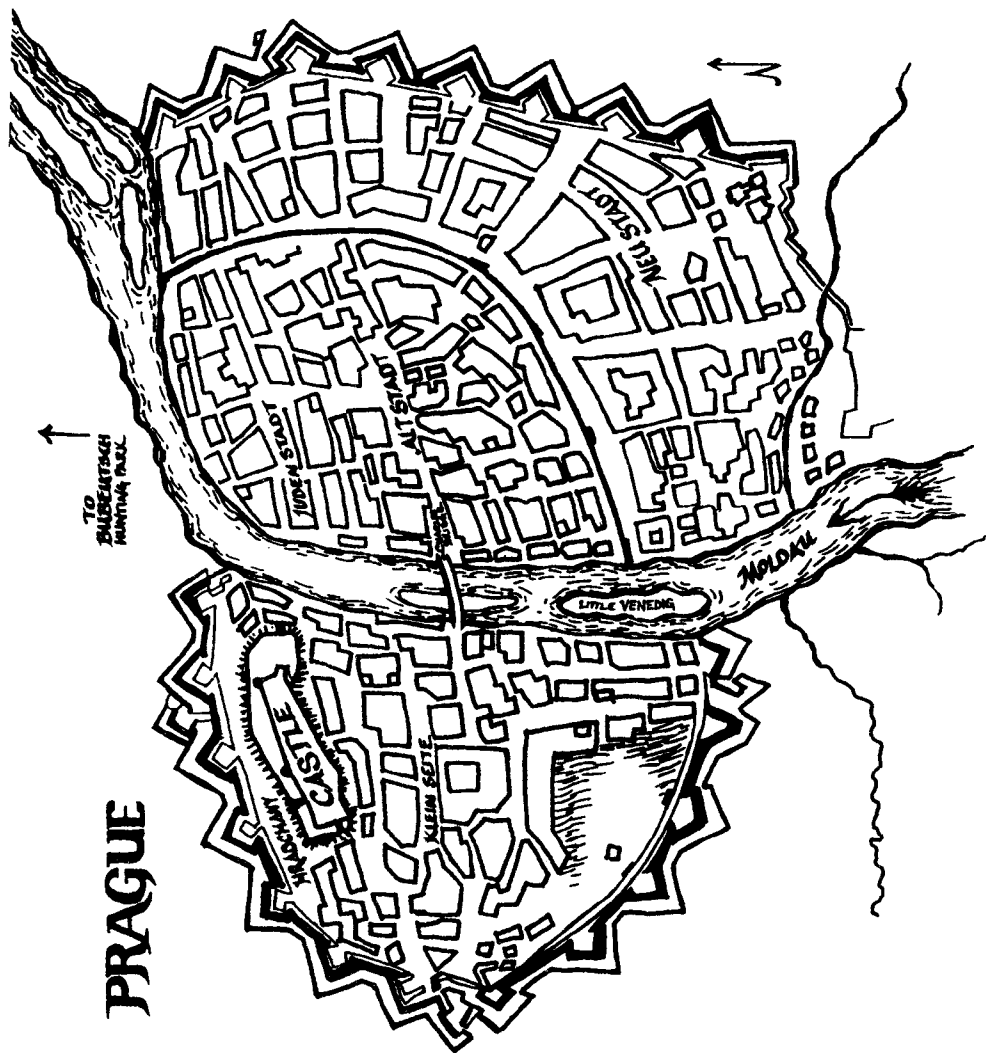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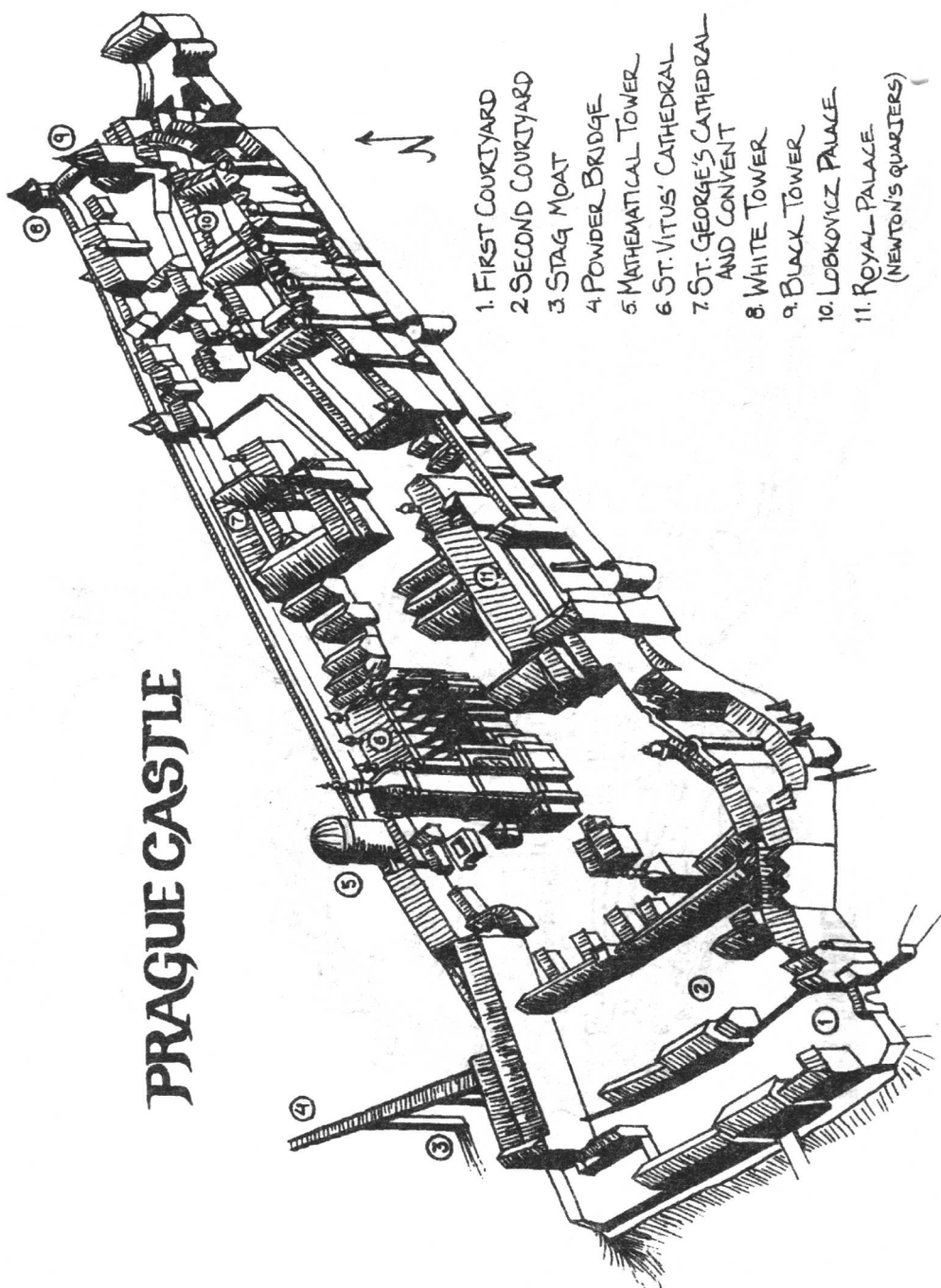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26-2632-5/1 · 335

定价: 29.00 元

PRAGUE



PRAGUE CASTLE



引子	1
第一篇章 夜之狼	17
1. 学徒	17
2. 土匪	30
3. 冬日谈话	36
4. 彼得·弗里斯克	45
5. 伦敦	57
6. 洛林公爵	70
7. 在宫廷中	79
8. 影之子	91
第二篇章 两个秘结	104
1. 彗星	104
2. 一弦琴	115
3. 小偷	125
4. 克雷茜的故事	135
5. 数学塔	147
6. 海渊	156
7. 葡萄酒,一只杯子和 两滴蜡	165
8. 一次狩猎	174
9. 坍塌	184
10. 傀儡人	190

11. 两场风暴	199
12. 嫉妒和月亮	206
13. 黑塔	212
14. 阿尔及尔	222
15. 圣徒	236
16. 物质和灵魂	246
17. 一名女大公, 一名术士和一场火雨	259
第三篇章 黑暗的空间	270
1. 瓦西丽娅	270
2. 查理	279
3. 下沉之城	288
4. 沙皇	295
5. 威内托	304
6. 地理	315
7. 枢密院	327
8. 计谋	336
9. 三位贤者	352
10. 运河	361
11. 长黑之神	371
12. 上帝之泪	385
13. 一捆箭	395
终章	402
译名表	404

引子

忏悔

引
子

那滴溅到外套上的血让彼得稍稍后退了一下。当皮鞭挥舞的时候,即使身处三十英尺外也免不了要冒这样的险。那条残忍的短鞭子在经验丰富的手里可以一记见骨,鲜血四溅;而正在挥鞭子的那个人是这方面的大师。彼得面无表情地看着最后一击落下。受刑的人早已发不出惨叫,而是令人同情地用沙哑的嗓音低语着什么,脸上更多的是迷茫而非痛苦,似乎他的意识拒绝接受肉体上所遭受的这一切。

彼得走近这个饱受折磨的人,他被吊着,两条手臂从背后绑在一起。身体的重量已经让手臂错位了,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几乎可以说得上滑稽,似乎脑袋被装反了。彼得想他们是不是做过头了——亚历克西是不是还有能力开口说话——不过,终于,那个犯人嘶声呼吸,视线向上看来。他在哭泣,眼泪在流过曾紧咬的嘴唇时变成了血红色。

“我很抱歉,皇帝陛下。”他呻吟道。

彼得的喉咙发紧。他困难地说道,“我听说你希望我死掉。”

亚历克西抽搐着,他的脸扭曲到几乎认不出来,像是也遭受了过度的刑罚。“我是个可耻的人,”他呜咽道,“而且现在我要死了。我希望

我会死。我侮辱了你，不值得再活下去。”

“你是说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力量了，亚历克西，”彼得轻声答道。

犯人发出一阵“喀喀”声，听着倒像是在笑。“没人像你一样，”他说道，“如果你是强大的标准，那么还有谁能说得上强大吗？”

彼得轻轻地颤抖着。要是你知道的话。他又清了清喉咙。

“事情变成这样我很伤心，亚历克西。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你所追求的不可能实现，”亚历克西啐道。彼得突然间几乎是高兴地明白了亚历克西在生气，气到足以克服他的羞耻和痛苦。“不——可——能。”他一字一顿说出这个句子，为的是确保听者听明白，确保彼得听明白，明白他是源头，是凶手。

“你永远也不会懂，”彼得回答道，“我每天都在工作，每一天，为的是使俄国成为它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每一天！我放松下来的时候，在我放松下来的每一刻——睡眠，出海，阅读——情况都会变糟。上议员贪污了，波维尔^①贵族煽动近卫军来反对我了。我和我的军队一同行军。我用自己的双手造出那许多保卫港口并且运来异国货物的船只。我穿在脚上的这双鞋是我当钢铁铸造工挣来的！正是依靠这些，我统治着俄国，把俄国带进新时代，让俄国强大到足以在这个新世界里生存下来。是这些，而不是你那些嘟嘟囔囔的迷信和只会沉迷过去的生活方式。我刚掌权时，俄国人被视为野蛮人，迷失在旧世界里，是别国的笑话。看看现在的我们！当我死掉这些也不会失去！无论如何，俄国绝不后退！”

亚历克西沉默了一阵。“我懂，”他最后说道，“不过你必须知道，我觉得你错了。你扼杀旧式教堂，把我们同祖辈的信仰剥离开来。你与恶魔为伍——”

“它们不是恶魔，”彼得说道，觉得怒火开始燃烧，“它们是科学的事物。你要让我们重回旧路吗？你要我们把不冻港拱手交还吗？你要让

^① boyar，沙俄一贵族阶层的成员。

我们坐在莫斯科城里，看着冬天越来越长越来越冷，直等到冰川碾过我们的国家吗？你要让我们回到已经逃离的黑暗，或者比那还糟的境地吗？”

亚历克西抬起淤伤的眼睛，那简直已经是头骨上的黑洞了。“是。如果那意味着我们能像基督徒一样死去，意味着我们不用崇拜那样的东西。”他向飘浮在彼得身后召唤兽的方向啐了一口血。彼得看也不看它。它总是在那里，那是比任何人类都要忠诚的卫兵，是一团围绕着一只燃烧的眼睛旋转的云雾。

“那是科学的事物，”彼得重复道，“我的贤者们发现了它。”

“他们从地狱里召唤了它。”

彼得压下了反击的话，借着呼吸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的脸已经开始抽搐了，他并不希望现在就结束这一切。“那你毫无悔意吗？”

“既然知道要死了，我不后悔。”

“你不必死。”

“我想去死。我已经无所留恋。你毁掉了我的所有，甚至没有放过我的阿弗西尼亚……”

“你那芬兰小荡妇出卖了你，亚历克西。她把一切都说了，甚至还编了一些好拯救她那可怜的小脖子。”

亚历克西低下了头，让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告诉我她会活下去，就算是个谎话也好，”他轻声说道。

“她会活下去，”彼得说道，然后转身想要离开。却发现自己还不能走。

“他们利用了你，你知道的，”他对亚历克西说道，“那些老波维尔们，那些基督教会，利用你来打击我。”

亚历克西再次抬头看过来。“我抱歉的只是我希望你死掉，”他说道，“我那样想的时候觉得很害怕。我一直很害怕，特别是怕你还有你想得到的一切。我永远达不到你的期望，父亲。我永远成不了你——那才是你要的，而不是一个继承人。不过我不再害怕了。上帝很快会

将我带走，所以我请求你原谅我，我也会原谅你，或许我们会再次相见——”他哽咽了，又一串眼泪落了下来，彼得的眼睛也潮湿起来。

“我原谅你，亚历克西，我的儿子。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然后他转身走开，觉得自己没办法继续承受下去了，他的伊弗利特像只忠诚的狗一样跟在后头。他回到圣彼得堡的宫殿里，在座位上盯着自己儿子的死刑判决书，颤抖的手紧紧抓住笔。他坐了好几个钟头，当人们进来告诉他亚历克西已经死了的时候，依然没有签字。

他走到阳台上，视线越过海面，看着正要进港的船只，然后他流下了眼泪。

1722

议会会议

“站在那儿别动，陌生人，”一个粗哑的声音透过呼啸的风声和窸窣窸窣的冻雨声传了过来。红鞋眯起眼朝灯光看去，辨出了四个被夜色和冰雨模糊了的身影，被后面昏暗的提灯勾勒出黑色的轮廓。至少有两个装备着步枪，于是他按照命令站住脚，心里知道他们看他比他看他们要清楚得多。不管有什么公务要执行，他都希望能快点儿了结，因为潮湿的寒气已经往他骨头里钻了好久，脚也已经麻木得跟石头一样了。城镇的灯光在前头遥遥可见，那里有这么多天来第一次遇见的温暖与食物在等着他。

“宣告你的来意，”同一个声音命令道。他分辨出一阵轻微的“喀嚓”声，一阵警惕的震颤爬上了脊椎——那是燧发枪的扳机被扣紧的声音。

红鞋清了清喉咙。“我为了议会会议而来。”他说道。

“议会会议？你是说镇上的议会？”

“议会会议，”红鞋重复了一遍。

“上帝啊，约翰，”又一个声音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个印第安人。”

“别出声，”第一个声音——约翰——厉声说道，“我看见了。有武器吗，你？”

“有。”他没有细加说明。挂在背上的火枪很容易就能被看见，不过没有理由要告诉他们他没有火药和子弹了。手枪藏在长及小腿的外套下，外套上每一个铜纽扣都因为要抵御寒冷而扣上了。战斧也藏在那里，一样不容易看见。他没打算要杀出一条通往费城的路。

“约翰，你知道后头还有。”第三个人出声了，“如果看见一个，后头一定还有。他穿的是法国外套。他妈的，真没料到。”

“你是特拉华州印第安人？还是莫霍克人^①？”约翰发问了，“就你一个？”红鞋可以想见他们伸长脖子，企图看见想象中的红色制服。他听过关于反常的寒冷挑起北方一些部落与像费城这样的白人城镇之间的战争的传闻——不过没有人会把他和六族的人或者是特拉华州印第安人搞混。他是乔克托人^②，非常乔克托。

“就我一个，”红鞋向他们保证，“我有那张纸。”

“纸？”

“一张请柬。议会会议的请柬。”

“议会会议，”约翰又重复了一遍。

事情有些不对头，是比他们要担心的印第安人的袭击更严重的事情。这些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可如果他们是费城的士兵，就一定能明白。这次旅途又漫长又艰难，可并没有艰难到让他迷路。会议就在今晚，他不可能是唯一从城外来参加会议的人。守门的卫兵应该知道这次会议。

不过，他们后头那盏灯可能根本不是他原来以为的那盏灯。他真是笨。

“让我看看请柬。”约翰干脆地命令道。

红鞋把手伸进挂在腰上的鹿皮袋子，不过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叫做

① 居住在纽约州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

② Choctaw，北美印第安部落，居住在今密西西比州东南部。

约翰的影子猛地冲了过来。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摔倒在地。他的肌肉太疲劳太僵硬，根本作不出什么其他反应。他扭曲身体试图够到目标，右手在外套里摸索的时候手肘不停地撞在地上，他明白自己没办法及时拔出手枪了。他做了唯一还能够做的事：猛吐一口气，将先前被关在肺里的影之子释放了出来。它瞬间就跳出来保护他，在斩下来的剑砍到它的时候，它发出了痛苦的尖啸，然后就消失了，那是属于夜之大地的鬼魂。那种感觉比起锋利刀刃的戳刺更像大棒在猛击他，比起砍头来更像把他的脸砸到坚硬的地面上。而比这更痛苦的——痛苦得多——是影之子的失去。

他抬起头来直面将要到来的死亡，这时闪电炸响了，整个世界被黄色的闪电照亮。他透过钻石般的雨幕看见了约翰，一个大张着嘴的穿着黑色外套戴着三角帽的瘦削男人。在夜色再次合拢前，他只看见约翰身后面那三个人的眼睛和圆圆黑洞一样的嘴。天上又炸响了，又是一道明亮的闪电，约翰正跪着，还有一个人在打滚，然后随着一阵盖过了风声的呻吟，一切都归入黑暗。

手臂上撞到的地方更痛了，痛得骨头要烧着一样。他坚强地滚动着身体，穿过冰冷的地面，仍然在摸索自己的枪。

“这就对了，跑吧，笨蛋们。”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叫道，就像枪里射出的炽热子弹。

红鞋肯定那些剩下的袭击者都跑了，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会跑。

等他终于把枪从内层口袋拿出来，“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朝他走了过来。一只靴子踩在他背心上。

“待着别动，”那个新来的发话了，“我们得有个好的开始。我刚救了你的命，盼着得到一些感激之情。现在慢慢地爬起来，不然我只好像对那两个一样把你干掉。”

红鞋让枪滑回口袋，痛苦地挪动脚步。倒不只是因为这个男人处在上风，而是因为随着他的耳朵从枪声中恢复过来，他能听出新来的不止一人。一会儿，一丛出现在附近将他包裹的温暖的黄色灯光证实了

他的判断。灯光来自一个十六岁甚至更小的男孩手提的马灯。可当红鞋站起身,发现自己的个头只到穿靴子的家伙的胸口时,他就忘记了灯光。

他块头巨大,简直是头包裹在蓝边深红外套和黑色背心里头戴银饰三角帽的熊,满脸的胡子被编成许多小辫,扎着黑绸带。

“我要被诅咒了,”熊一样的男人说,“你是个印第安人。什么部落的?”

“乔克托。”红鞋心不在焉地答道。他正忙着计算对方的人数——十个,包括这个络腮胡子。

“乔克托?孩子,你可离家够远的。”

“是的。谢谢你的帮忙。”他注意到约翰已经不动了,第二个男人也僵卧着。另外两个已经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照我看,也得一起干掉他们。大路上的小毛贼。本来我不会管这事情,可我听到你提到会议,你去参加那个?”

“是,我要去。”

男人做了个鬼脸,不过也可能是给了个微笑。“你多大了,孩子?你见过多少个夏天?”

“这是我经历的第十八个。”

男人发出刺耳的大笑。“这看上去可不像夏天,对吧?真是八月的地狱,你不觉得吗?”

红鞋不置可否。这个世界颠倒了,气候同其他事情一样变得不可理喻。还有,他想知道这个男人到底要干什么。他的一切本来会在这里终结,他会在这个远离一切亲切事物的陌生国家死去。他可不这么希望;跋涉了如此长的路途,目的地近在眼前,却要死掉,这可太蠢了。

他默不作声,那个男人晃着头发出沉闷的声音。“印第安人,”他嘟囔着,“好吧,来吧孩子。接下来的路你最好跟我们一起走。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去同样的地方,你和我。”

“你们也去参加议会会议?”

“当然。不然出来干吗？”他向周围的夜色挥着手，“以我的名声来说，最好别把船乖乖停在港口。不过还是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爱德华·蒂奇。”

“蒂奇，”红鞋重复了一遍，“查尔斯顿之王？”

“噢，你们听说过我？甚至是远在乔克托的国度？”

红鞋点了点头。“我们听说过你。”

费城的街道空荡荡的，不过红鞋的眼睛渴望地盯着周围的散发温暖黄色灯光的窗户。他本打算问问到会议地点怎么走，可蒂奇看起来胸有成竹，所以红鞋就安静地跟着他。

费城很像另外三个他去过的白人城镇：比洛克西、新巴黎，还有查尔斯顿。它跟它们一样，都是方形的。房子是方的，窗户是方的，街道也是方的。方形好像是白人的一种迷信。在红鞋看来，方型像是一种仪式，或者本身就是——或者是其中一部分——白人强大力量的来源。在某些方面，方形和被称为科学的那种魔法好像有一定联系，可就在红鞋觉得自己明白了什么是科学的时候，它又把他搞糊涂了。

或许在费城这里他会弄明白。

他眨了眨眼——他在走路时睡着了吗？他们正走上一幢大房子的台阶。蒂奇的拳头沉重地砸在厚重的木门上。

大门轰然打开，热气像夏天的风一样奔流而出，吹在暴露在外的肌肤上是这样令人陶醉，他舒服得差点哼出声来。在某种程度上，物质的匮乏可以锻炼人，可如果匮乏过头，只会使人变弱。他已非常虚弱，而享受的安慰作用远大过痛苦。

他和蒂奇还有蒂奇的手下一起走了进去，迎接他们的是可怕的安静。

“上帝慈悲，”有人在嘀咕，“是黑胡子。”

坐在大桌子前的一群人随着他们的脚步声转过头来。对红鞋来说，他们的区别仅限于服饰的不同。有三个人裹在严谨的黑色衣服里，只有领口的地方缀了些白色花边，使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压抑。有些人

穿着鲜艳些的衣服——有四个穿红色外套的人很是显眼，他们惊慌地瞥着靠在墙上的步枪。还有五个坐在桌边的人打扮十分华丽，至少是以欧洲标准来说，他们头上满是欧洲人为之狂热的奇怪的假发卷。他们中的一个——一个有着红润脸蛋的胖子——正指着蒂奇。

“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坏蛋怎么敢在这里露面，你这个海盗。我要让你的头挂在港口示众。”

蒂奇咧嘴大笑，把手插在臀部。“这可不是跟一位同时代总督说话的方式，费尔顿市长。”他大声宣告着，声音在大厅里嗡嗡作响。

红鞋觉得对方——费尔顿市长的脸更红了。“你胆大包天，爱德华·蒂奇。你难道觉得这里任何一个人——或是任何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会相信因为把你那令人发指的事业从北方海洋转移到卡罗来纳州政府里你就可以拥有合法的地位了吗？更别说你那些令人憎恨的遭通缉的罪行了！别来嘲弄我们！如果你是带着剑和枪来威逼我们屈服于你的意志，那就干吧，有什么手段只管使出来。如果不是，那就出去。这次会议性命攸关。我们不会儿戏。”

“那你或许就应该停止你的表演，”蒂奇咕哝着，红鞋觉得自己在海盗的声音里觉出一丝紧张，好像力求亲切弄痛了他的嗓子。“你请了谁来参加会议？其他的大人，我看到了，人人无助得像只小猫。他们能给你想要的？你知道他们不能。我猜我看见了仁慈的科顿·马瑟市长和他的追随者的小小谈话？不过我肯定他们一直都在鬼叫——啊，抱歉——是祈祷，以得到我可以提供给你的东西。我承认现在国王还没有正式授权我统治我的土地——”

“永不！”赤红脸的费尔顿气急败坏地喊道。

蒂奇停了下来。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带着触摸得到的危险。“或许吧，当你们诸位绅士中的谁想着要剥夺我所赢得的以及我在混乱的南方建立起来的秩序，我将乐意奉陪。不过如果海对面的陛下打算要按照你们所希望的更稳妥的标准来收回任命的話，我将捍卫我的领地和所有。你们中到底有谁脑子里除了骨头还剩些理智，好明白我是

来帮忙的？”

“那你要帮什么忙？”那个被蒂奇称作“科顿·马瑟”的穿黑衣的男人平静地问道。他那钟摆一样的脸和鼓出的眼睛放在别人身上或许很可笑，但红鞋从他身上却感觉到了威严、力量。而且或许——还有别的东西，一种他脑海深处似曾相识的嘲弄的感觉。他眨了眨眼，那种感觉却消失了。

他疲倦了。

“我很清楚这次会议的目的，”蒂奇转向神父，“这两年来，英格兰没有传来只字片语，没有开过来一条船，没有任何以太通讯联系。荷兰、西班牙和法国那儿也一样。你们派去的船也没有回来。现在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船可派过去，也没有多余的船来防范四处掠食的北方法国海盗——没错吧？”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愠怒地盯着爱德华·蒂奇。他满意地环视了一周。“你们现在也造不出东西，森林里的树木本来可以拿来当桅杆，可你们拿这该死的天气和森林里的越来越野蛮的印第安人没辙。”

“我们有船！”另一个穿戴华丽的人大声宣告，他自从海盗进来就一直压抑怒气的嗓子终于恢复了正常。

“对啊，确实有，一条小小的单桅帆船和一条被时代抛弃的护卫舰。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不管降临在阿尔比恩^①的是什麼，它都是不为人知的会吞掉船只和人的东西，我们需要武装人员去那里打听，总之是为了搞明白我们被隔绝许久的原因。”

“你又为何关心这件事呢，海盗？”费尔顿边问边装腔作势地从天鹅绒外套上拈起一根头发。“正如你所说，你从我们的隔绝状态中获益。那你为什么希望我们的行动成功呢？”

蒂奇回答的时候明显在颤抖，外套被魁梧肩膀上的肌肉撑得鼓鼓

① 旧指英格兰。